搞创新 江北新区为什么行

GDP增幅达14%以上。在近日召开的省两会上,省人大代表、江北新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罗群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这一数据。照此推算,江北新区直管区GDP将达到2560亿元以上,相当于一个中等地级市的体量,比2019年增加700多亿元。

什么支撑了这座南京新主城两位数增长?

据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江北新区新增58家企业获资本市场融资,其中35家融资过亿,融资总额超过100亿元,有10家左右生物医药公司很可能在今、明两年,登陆科创板和港股。

江北新区活跃着近百只基金,近三年内,江北新区国有平台投资的、落地江北新区的产业项目,超过半数的估值已超过当初投资的4倍。

此外,江北新区全年通过评价科技型中小企业2160家,高层次人才及留学归国人员近万名,引进中外院士78名,其中50多名院士的项目已在江北新区产业化落地。

上述数据印证了多名创投机构创始人的共识:江北新区的创新搞出来了。

搞创新,这里为什么行?这几年,这里做对了什么?

□ 本报记者 许雯斐 胡明峰 颜芳

创新生态生生不息

2021年,海达创投合伙人刘杰频繁往江北新区跑。“看了很多项目,这里有一大批高成长性、高附加值的企业。”刘杰经常在江北碰到同行。刘杰说,在全国创投圈,江北新区的知名度很高,已成为常见词。提到去南京,一般就是指代去江北新区。

刘杰和同行认识一致,他们认为江北新区的路子是对的。

罗群经常用打造生态来概括江北新区的创新路径。他认为,推动创新就是要打造生生不息的创新生态。要汇人才就要建平台,要载体就要做园区,给支持就要有政策,还要大家来了都喜欢就要把城市建得像花园。

创新到底在哪里?

就以平台为例。做产业都会先做公共服务平台。

1月22日,周六,龙山南路141号,江北新区医药公共服务平台所在地,南京逸微健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昊在质谱检测中心和细胞房之间穿梭。逸微健华创始团队致力于基于递送技术的骨关节药物研发,团队成员有全球化视野,拥有丰富的药物递送研究和临床转化经验。2021年9月成立公司入驻江北新区,两周后即开始实验。

公司研发所需的质谱分析仪、细胞房,公共服务平台都具备。借助南京基因与细胞实验室的多组学技术中心,逸微健华和全球多所大学以及临床医院合作,短短数月,已经完成外泌体支架蛋白筛选验证平台和外泌体靶向递送细胞验证平台,并搭建了外泌体药物质量控制平台。为整个项目的推进,打下基础。

江北新区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已累计服务全国990余家企业,2021年新增客户达300余家,2021年实现产值2.34亿元,吸引高端项目56个,孵化创业项目100余项。

世和基因、新格元、驯鹿这些已经在细分赛道跑在最前列的一批企业,就是公共服务平台吸引到的、如今正飞速成长的高端项目。几年前,这些企业就是借助这个公共服务平台才开始创业。在这里,拎包入住变成了拎包就能做实验搞研发。一个细胞房就是上百万元资金,一台质谱检测分析设备就是上千万元,初创企业没有资金,就是有资金,时间也等不起。

2017年才在江北新区落户成立的驯鹿医疗,依托平台的细胞房等实验场地,并借助平台分析/分选流式细胞仪、分子间作用系统等核心研发设备,快速推进企业经营与项目研发,短期内完成国内新一代领先性CAR-T产品的IND申报。目前,该公司已入围中国潜在独角兽,其核心产品BCMA全人源CAR-T产品已进入Ⅱ期临床试验,是国内自体CAR-T的领军企业。

2018年成立的新格元,初期依托公共服务平台200平方米实验室空间与20个工位,依托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全亚洲最大规模的基因测序服务开展高通量单细胞测序研究。如今全球仅有三家公司具备相关领域的成熟产品,新格元即是其一,已入围中国潜在独角兽。

只是为初创企业节省实验室和设备这一环,还不足以深刻理解江北新区的创新生态。

驯鹿医疗与公共平台下的南京基因与细胞实验室,共同探索建设全人源抗体库及抗体发现平台;新格元也和基因与细胞实验室共建江北新区单细胞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致力于打造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单细胞测序平台,形成完整的单细胞科学链条。目前,新格元已拥有国内先进的单细胞测序系统,可提供从组织样品处理到数据分析和挖掘的全面解决方案。

张昊感叹江北新区公共服务平台之强大。仅以南京基因与细胞实验室来说,他发现这个领域主流的技术平台江北新区都有,不仅有硬件,软件服务能力也令人刮目相看。“假如我只是有一个想法,没有研发团队,我也完全可以把我的研发外包给公共平台的团队。他们能做到。”张昊介绍,这里有场地空间,有仪器硬件,还提供解决方案,一些初创企业不掌握质谱分析技术,公共平台就联合专业力量提供定制服务。

逸微健华注册不到两个月,拿到2000多万元天使投资。“只要项目好,在这里完全不用担心钱的事。”张昊说,公司一成立,无数创投找上门。投资逸微健华的基金就有江北新区国有平台的身影。

这里为什么做得好?专业和投入是答案。投入不光是指资金的投入,另一层意思是专注,持续投入不放松。

江北新区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获得CMA、CNAS、IDC、ISP、BSL-2、国家人遗保藏等专业资质30余项,具有完整的自研技术服务体系,构建了多组学技术研发服务链条,自主开发技术服务产品达50余项,申请软件著作10项、发明专利49项、发表专业论文12篇,承担国家、省、市重大科研项目7项。团队成员85%以上具有相关硕士专业背景。江北新区为这一平台的投入达15亿元。

围绕芯片之城、基因之城和新金融中心构建公共平台,在半导体领域布局集成电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配备了EDA技术中心、芯片流片技术中心、SoC IP技术中心(与国内专业IP机构联合构建了全球IP一站式服务中心)等多个核心支撑平台。此外还有互联网的创新中心、光电创新中心、脑科学和类脑的智能创新中心、新金融创新中心。

江北新区成立初期,频频举办各种竞赛和论坛。有人不解,江北新区就是玩这些虚头巴脑的,能搞到几个大项目才算本事。几年过去,竞赛、论坛照样办,平台一声不响起来了,人才来了,项目来了,当然那些一飞冲天的制造业大项目还是没有,但一大批高成长创新型项目已牢牢握在手,还有大量在生长。

这就是创新森林的模样。

要素流动才有活力

从上海的外企离职到江北新区创业,曾经在南京读书的刘祖韬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南京这么有活力。

“芯片行业这么受重视,我一直想创业。受奖金激励到江北新区参加一场竞赛,听说这里还提供流片补贴,当场决定创业就在江北新区。”刘祖韬创办了晶通微电子,专门做工业电源管理芯片设计。

刘祖韬的惊喜才开始。同在江北新区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长李北群在一场活动中认识了刘祖韬,试探着问,愿不愿到高校任职,公司照办,学校一周上一次课就行,帮着带带团队,培养学生。刘祖韬喜出望外,他正为招聘发愁,说不定能在学生中培养潜在员工,何乐不为?于是晶通微电子总经理刘祖韬,成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校聘教授,被任命为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系学科带头人。

来到江北新区不到两年,晶通微电子已实现盈利。刘祖韬带领的学校教师团队开始从单纯做传感器转向传感器和芯片共同研发,以解决传感器集成度不高的问题。刘祖韬还为培养的4名硕士拉来4个企业课题。“经过这些训练,学生毕业时就有一定经验。很羡慕他们有这些实战经历,我们当年读书就没有这种机会。”刘祖韬说没想到南京的地方政府和高校这么有创新精神,高校聘用小公司创业者,这种事还没听说过。

江北新区打破人才身份限制,和学校共同对外发布招聘广告,在全国首创开展“双聘制”试点改革,让人才同时服务于高校和企业,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流动打通,释放人才更大价值,同样的道理,知识产权不必等到转化才有价值,江北新区推动知识产权价值的流动。

2021年10月,江北扬子1期知识产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深交所挂牌,发行金额1亿元人民币,信用评级AAA,票面利率为3.30%。江北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陈潺嵋介绍,这是全省首个在深交所挂牌的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为新区19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了较低成本融资支持,创同类项目全省单笔发行最大规模、全国最低发行利率。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这种创新业务模式,盘活企业知识产权的价值,突破性地解决新区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的融资难,为轻资产科技企业融资开辟新路。

1月20日下午,江北新区举办首单灵雀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启动仪式。这个项目针对新区技术专精且具有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将企业专利未来的收益权提前转化为企业的现金流,有效发挥企业知识产权的金融价值,引领科技型企业走出资金瓶颈,实现快速发展。

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领域,江北新区质押融资额位居全国第一。

落户江北新区的江苏数字产权交易中心,利用人工智能识别和区块链技术,帮助知识产权买卖方快速安全交易,已实现专利交易额7亿元,在全国同类平台中稳居第一。

江北新区科技创新局局长聂永军介绍,江北新区的“我的麦田”知识产权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完成知识产权质押项数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一,目前累计服务全国近3000家企业,获得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超过140亿元。

他认为,打破阻碍让要素流动,是活力之源。释放人才更大价值,江北新区将在全面推广“双聘制”经验的基础上,用好自贸区政策优势,对科技人才兼职兼薪、离岗创业、境外人才职业资格和职称互认等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灵活的管理制度,全面激活人才创新的内生动力。释放知识产权更大价值,江北新区构建了全链条式的知识产权金融创新体系,涵盖质押融资、证券化、交易转让、专利保险等要素。下一步江北新区还要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推出细分化的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帮助知识产权进入资本市场,创造有形价值。

这就是令人期待的未来。

“我相信南京的未来就在江北新区。”

“江北新区的创新已经搞出来了。”

“他们这路子走对了。”

驱车行驶在南京这座新主城,城市面貌确实变化不小,但这种外在形态的变化放在全国新城新区不算特别突出。那些海归的,跨国企业出来的,北京上海深圳跑过来的,这些见过大世面、搞过大事情的家伙,描绘他们在干的事、要干的事,那股激情,那份活力,这才令人振奋。

在一个人人都喊创新、处处都在创新、创新成为日常用语的时代,到底是什么把这些具有智慧的脑袋、丰富的经历、顽强意志的创新创业者吸引到一个南京本地人曾要逃离、高校来了还要搬走的地方?

选准了赛道就尽情去闯

无论是打造生态,还是推动要素的流动,这背后都基于一个逻辑,这里选对了赛道。早有有识之士指出,任何科技重镇必须拥有一个具有发展前景的新产业。如果没有这样的新产业,即便是过去的发展不错、科技水平较高,一代或两代人之后,科技水平会明显落后。美国上世纪80年代如日中天的中部传统工业区是这样,得益于早期移动通讯一度成为欧洲科技中心的芬兰也是这样,在产业上掉队,就失去了科技中心的地位,发展也随之落伍。

2017年,江北新区将“4+2”主导产业转向“两城一中心”,聚焦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产业和新金融,当时外界一片质疑。

几年过去,江北新区在集成电路领域,EDA布局已领跑全国,产品覆盖EDA产业全链条的70%;产业规模连续5年保持了50%以上的增长速度,企业和项目数量、产业规模增速处于全国前列;在生物医药领域,融资估值10亿级的企业有30多家,融资估值5亿级的有50家,3万多名从业人员,2万名硕博。

认识有多深刻,行动就会多有力。

看准了就干,这样干下去,江北新区的爆发还在后面。